

嘉·頌

我是嘉義市傑出演藝團隊「嘉頌」的團長，在嘉義市國際管樂節邁入 31 屆，也是嘉頌重奏團 11 歲的時刻，突然想趁著管樂節的徵文比賽紀錄下一些什麼。

高一年的時候，因為同鄉的朋友都加入管樂社，大家起鬨下就跟著一同加入了屏東高中管樂社，也因為看不懂五線譜，選擇了打擊聲部。

2000 年，高中三年級，當時的我熱愛社團氛圍，常跟著大家一起包便當、練習樂器、讀書、或到網咖玩耍，但二類組的我始終對未來感到迷惘，不知為何而活。

某天，突然有社團同學邀約，問我要不要一起到嘉義看管樂節，因為受邀團隊中，有我們當時 CD 播放器天天都在聽、錄音如同示範帶般的「日本東京佼成管樂團」，當時的我很快答應了，沒想到這是我人生中非常重大的轉捩點。

三天兩夜的行程，懷著興奮的心情，幾個高中好友到達嘉義火車站後，先找到位於嘉義市前站附近的旅館，接著沿著林森東路步行，一路往位於文化中心的會場前進。依稀記得，當時有種城市一同在迎接、歡迎從全台灣來嘉義朝聖的管樂人們的歡欣感覺，令人覺得很喜悅，而越接近會場，這種感覺就越強烈。

文化中心會場到了，戶外的舞台、音樂廳大廳、樂器展場，到處都是人，此起彼落的招呼聲、樂器試吹的聲音，孩童在草地奔跑的嬉鬧聲，洋溢著熱情與能量，這些對於我們來說，都是在當時的屏東沒有經歷過的畫面。而音樂廳裡又如何呢？相當然爾，鄉巴佬般的我們聽著跟 CD 一樣完美，職業標竿的團隊，國外一流軍樂隊，還有馬拉松式輪番上陣的國內樂團們，眼睛耳朵和頭腦都快到極限，卻相當滿足。

相較於室內的精緻，戶外的音樂會，在嘉義的寒冬中，離我們好近，觀眾擠滿在表演團隊四周，熱情且充滿民族個性的樂曲，狂野的音量和表現力，最後是像在玩樂一樣的態度卻有整齊劃一的樂句，民

眾們熱情的用力回應演出者的賣力與精彩，我猜就是這個時刻擾動了我的心。

結束了三天兩夜的旅程，回到屏東的我做了個決定，我要轉到社會組考音樂系，跟父母討論時，他們完全傻眼，不知道音樂系是幹什麼的，但是他們最後還是同意了，而申請轉組時，學校主任也極力勸我要想清楚，他說屏東高中還沒有人在高三下轉組的，不過我還是成功轉組了。

接下來當然就是一連串看似勵志其實累個半死、擔心個半死的準備過程，但自從我決定要考音樂系後，我的人生彷彿被打亮，真正開始的感覺，經歷了苦行僧似的努力後，我依靠著學科優勢，讓我進到了國立嘉義大學音樂系。

進到音樂系的我沒有其他娛樂，就是埋頭苦練，然後開始接了很多演出，每次年底管樂節來臨，就是跟台灣各地的音樂夥伴交流聚會的美好時光，不同的場地、不同的人，卻是相同的熱情與美好回憶，經驗變得豐富的我，管樂節對我的意義好像有點改變，但它對我依舊是如同農曆年般的存在。

而後因為太喜歡打擊帶給我的一切，我繼續考入德國的音樂院，開啟了另一個篇章，四年半後，我順利完成了畢業考，回到台灣。喜歡南部氛圍的我，放棄了臺北的諸多學校邀約，留在南部，而最後放棄掉所有嘉義以外的樂團及工作，專心一意的就想在這個城市好好用心、好好生活。

於是，2012年嘉頌重奏團成立了，我成為了團長，開始把很多當時優秀且有信念的樂手都找來嘉義一起工作，一起生活，管樂節一樣持續在嘉義一年一年的發生，這時的管樂節對我們來說則是陪伴學生、跟老友們見面、與家長溝通的奇妙節慶，不時也會有國外團隊在演出後來到嘉頌工作室與我們做很多交流，而嘉頌管樂團也在2018年受邀在管樂節開幕音樂會演出，我們兢兢業業的全力以赴，在最後一首樂曲結束時全場觀眾皆起立報以熱烈掌聲，當時的我覺得這個時刻很夢幻，18年前台下的高中小毛頭帶領著團隊成為管樂節開幕音

樂會的演出單位，我想算是對支持我的家人有點交代了。

2018 年後，嘉頌團隊方向從管樂走向多元嘗試，加上三年疫情搗亂，管樂節的距離變得稍遠，我們主要協助部分後台及管樂節前的暖場活動，還是會招待國外來的友人，也會一起討論著管樂節的過去、現在與未來。

寫到這裡，驚覺嘉義管樂節從 2000 年進入我的生活，至今已經 23 年，因為它，我做了人生第一個重大決定、從看不懂五線譜的屏東孩子變成在嘉義深根的音樂教育工作者，孑然一身來到嘉義，收穫了一大群擁有滿滿理念的戰友，也有了很多人認同支持我們的夥伴，雖然跟它的關係時遠時近，但它依舊代表著城市，默默的聚集眾多心力給予城市能量，推動著管樂文化。

我要祝福這個城市節慶 31 歲生日快樂，也感謝這 31 年來為管樂節默默付出的所有人，並期許自己能好好帶領 11 歲的嘉頌，跟著這個城市一起美好、一同歌唱。